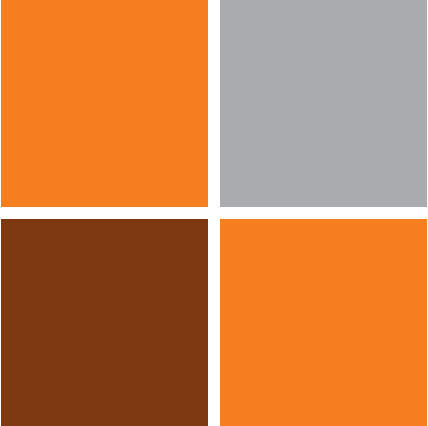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香港政治夾縫下 本土神學的出路

馮煒文

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前主任

編者按：馮煒文，亞洲城市工業宣教運動先驅，資深神學工作者。曾任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任，以及普世教會協會（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）宣教幹事。著有《以誠裁今明》、《傳福音的再思》、《假如耶穌在》、《這福音不出售》。本文為作者於2014年10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、中大基督教研究中心合辦的「香港政治夾縫下本土神學的出路」講座的講稿。原載於《時代論壇》第1419期(2014年11月5日)，承蒙授權轉載。

感謝崇基神學院及中大基督教研究中心這個機會，趁著《以誠裁今明》的出版，讓我講述我這三、四十年做神學的一些心得。但就這個命題和講座的日期，我倒不知道「感謝」是否最適切な形容。在這些日子，在這個城市，我再次記起



詩人威廉·華茲華斯(William Wordsworth)的一首詩，寫於法國大革命的日子。他說：“Blessed is it that dawn to be alive, but to be young is very heaven.” 用廣東話再一次：「活在那年代日出之時的人有福了，如果仍是後生就簡直是上了天堂。」

我認同這句話，在這些日子，站在大家面前，講「在香港政治夾縫下本土神學的出路」，感覺上是有點滑稽。但想到恐龍的聲音也頗為有趣，而且還未成為化石的恐龍，也算稀有品種。

讓我引述我在去年初為突破出版社《褪色的天國子民》寫的一段文字，名為《天國國民・地上精英》。這文章已收入在《以誠裁今明》裡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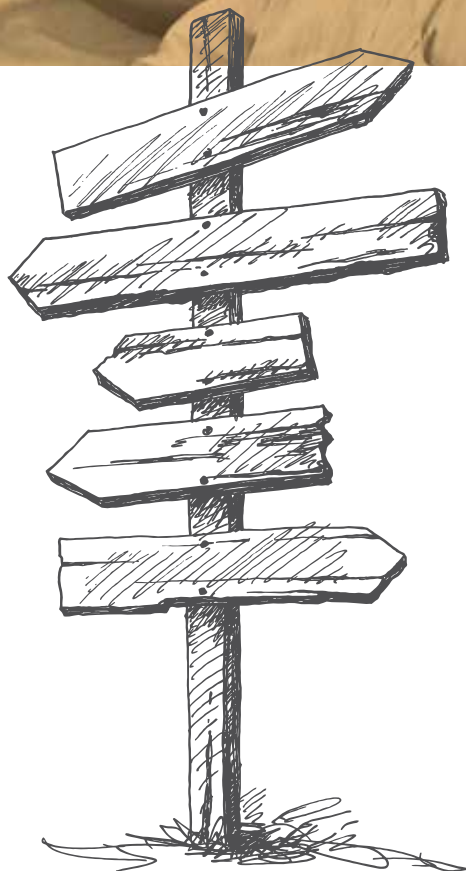
作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的基督徒，當時對作為天國國民的認知，是藉著個人勤奮，好學，聰明，智慧，誠實，紀律，性貞，順服權貴，天



國國民能在主流社會中佔一重要位置，獲得權勢的信任，晉身統治及資產階層，在那裡有效地榮神益人。約瑟·但以理模式，也是《獅子山下》的基督教版本。

這不是新約初期教會的天國國民模式。然而每個世代都要在自己的實況內讀經，在自己的世代作基督徒；在六七十年代，約瑟但以理模式，對當時的我們及長輩，似乎很合情合理，又能帶來祝福。在信仰，在道德，在社會，基督徒都是精英，或應當是精英。教會的見證，也是從精英的身份出發。

今日的香港，此情不再。六七十年代的精英道德價值已經明顯地不濟。精英在公共領域運作，個人道德品行，性貞潔，和諧家庭及大學學位已不足為特。廿一世紀重視的，是公共道德倫理價值：問責，透明，程序，社會公義，環保，本土情懷。這





院長形容為公共神學。我做神學有一個頂重要的基本假設，就是上帝的作為是在人類歷史中進行，祂在今日的香港有作為。當然，上帝也在人的祈禱、宗教經驗、宗教儀禮、異象異夢等等有作為。但上帝在人類歷史中有作為是基督信仰的特點。上帝在香港社會中動工，在經濟、政治、文化，在教育，在中港關係，在市民心中有所作為。按著祂的時間，

些道德價值，都不是約瑟但以理模式的主題，也不是六七十年代基督徒所熟悉和擅長的。

這不是說我們的那一代錯解了聖經。我們在我們的時代讀經，藉此嘗試在那時空活出天國國民身份。我們的理解當然不夠完整，當然未能超越時空。今日回首，我們那時讀約瑟但以理，很方便地忽略對主流社會價值的批判，也很方便地容讓自己被建制及權貴吸納。我們是時代的產品。我們的虧欠及缺失是有意無意地把一個年代的理解絕對化，甚至浪漫化，把它當為恆久的真理。

《以誠裁今明》（頁210）

上述一番話的重點是一種自行退出競逐作師傅的宣言（self-disqualification）。當然也沾有一些演講者自我保護，管理聽眾期望的成分。但其實也的確是出自謙卑。謙卑是不得已，因為我知道我這一代行走的江湖世界已經不再存在，自己滿足於在上帝的歷史中作個小配角，準備隨時因祂的作為驚訝而喜悅。今日我向大家提交三點看法，希望各位指教。

一、我做神學的基本假設

讓我解釋我如何做神學。我做神學，崇基的盧龍光教授稱我做的是本土神學，浸神的曹偉彤

在這城市創建新的現實、新的真相。但不少香港人看不到這新現實。有人感受到，但不明白，不懂得如何處理。有人積極的反對新現實，堅持按著舊的現實過日子才是務實，才是合乎理性。其實他們是完全與香港的新現實脫節了。教會的角色就是洞察時兆，向世人指出上帝帶來的新現實，像舊約的先知：「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！」像福音書的施洗約翰：「天國近了。」問題是：我們縱使洞悉上帝在這城市構建了新現實，卻沒辦法向世人證明。科學方法、統計學或現行的法律或現行的道德標準都未能加以證明。我們只能用我們的言語行為、生命來見證，來活出這些新現實。在這見證過程中，基督徒只能謙卑。

在上世紀七十年代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有類似的經歷。當時我們與一班紡織和製衣女工推動修訂勞工條例，引進有薪產假。當時的香港法例有分娩假期，但是無薪的。所以法律對工人完全沒有意義，很少婦女有經濟能力去放假。其實大多數工人都是在預計分娩前一兩天在最後關頭才放下工作，因為分娩後不可能工作，沒有收入。經過一番努力，十個月後，成功修訂僱傭條例，引入六星期三分二工資的產假權益。立法倡議的過程是艱辛的。工商界的反應又凶又猛。有薪產假會催毀香港經濟，犧牲來之不易的競爭優勢，



在勞資中間散播衝突種子，強迫中小企業關門，製造大量失業，鼓吹濫交及無節制生育，最終受害者是廣大勞動群眾。另一方面，支持的群體也逐漸浮現；一些小工會、三數間小教會、福利機構、女青、女律師協會……我們的盟友愈來愈多。最後當局從善如流，把修訂草案提交立法局通過。

在其後的檢討，我們得到這個結論：早在工委會策動這有薪產假倡議，香港社會已經起了基本變化。這「借來的地方」，已經成為幾百萬人的家園。一些新現實，已經進入這城市的現實。一些新真相，已經進駐市民的視野及良知。新現實已來到，但沒有名字，不被察覺；這裡那裡，出現些少徵象，但沒處理的需要。「分娩是一個女人的事，是她的丈夫、家庭的事，關老板甚麼事？關政府甚麼事？關社會甚麼事？為甚麼我們要幫她出錢？冇錢？去搵慈善機構。」這是當時香港人的公認道德倫理，組織社會的哲學基礎。一向人人認同，不需辯說，有自圓其說的實力。連窮人也認為合理，務實，合乎理性。但到了七十年代，香港起了變化，新的現實進入到這城市的社會，經濟、政治、文化領域，也進入到廣大市民心中。法定有薪假期不再是那麼離經逆道，相反，更似乎愈來愈有道理，更是理所當然，是文明社會的設定。上帝在歷史中作工，在這城市及市民心中有所作為，創建新現實。當工委會及女工把這新現實用語言、行動、身體表達出來，便能在萬千港人心中引起共鳴，感覺一旦成為認知，行動便有可能。最後新現實得到全城的認同接納，以立法的形式，成為香港人的現實，日常生活的常態及準則。

二、我做神學的方法

做神學是做人做基督徒這個過程的一部分。要有效的描述可能要很長的篇幅，而且不容易客觀。所以容許我走捷徑，照抄一位神學學者，也



是牧者的觀察。在一本我即將出版的小書，陳佐才法政替我寫序。在結尾段，他有這些描述：

最後，我想指出一項對我十分重要的事，馮焯文一貫的特質：他珍惜教會信眾已建立的信仰成果，但從不輕視或是逃避現實的挑戰，因而激發出更具包容性，適切性和更全面的神學構思。他珍惜基督信仰對罪的深刻體會，但面對工人的實況時，他沒有輕視和逃避香港工人被壓榨的苦況，因而發展他的罪人與被罪者神學，一個更全面且更能放諸四海的罪觀。

他珍惜基督教信仰堅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，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。但面對不少婚姻以外的人，例如不想結婚的，找不到適合對象的，孤寡鰥孀，被社會邊緣化的同志，他們對家的那份渴求，馮焯文都沒有輕視及逃避。他透徹地指出，『耶穌看一夫一妻婚姻為建立家庭的主流途徑，但不是唯一途徑。家的核心價值——終生的彼此承擔，超越功利考慮的愛顧，祂樂意看見人人都得以經歷。』耶穌沒有把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絕對化，但卻刻意地把家的定義超越血緣，超越鄉里，使在婚姻之外的人也可以有家的歸宿。

這些信仰與處境的交碰，因信徒沒有逃避而引發出那份更通透，更全面的火光，為生命帶來新啟迪……

這個好朋友的評述，減除那些讚美的話，我認為相當準確地描繪了我做神學的過程。對聖經

的尊重，對教會信仰傳統的尊重，對人的尊重，的確是我做神學的起點，也是載著我走這旅程的載體。這個載體幫助我走得舒暢，是一種享受，也同時保護我，免得我橫衝直撞，傷害別人，傷害自己。

三、在香港政治 縫中做神學——我的一點建議

主辦者給我的題目有「本土神學的出路」字句。我會順服這指示。但我得承認，我沒有信心為大家指點出路。只能盡我所能，盡我所知，與你們同行。

政治夾縫？「八三一」中常會2017特首選舉框架與真普選的訴求。「袋住先」與原地踏步。二、三十年活在民主想像與未來二、三十年活在抗爭想像。教會內外世代的撕裂。我們的確在政治夾縫中。

我的建議是善用信仰已經給了我們的工具，把自己從這很狹隘困窄的夾縫中解放出來。這樣做不能解決香港的深層矛盾，但能把這些矛盾放在一個較可處理的境界。這樣做可以替我們賺取點空間，吸進新鮮空氣，笑、擁抱、療傷、重整陣線，重新檢視誰是友誰是敵。這樣做可以使我們的心得安，目的是佔領香港人的心。把自己從狹隘的夾縫中解放出來，並不是放棄參與，而是擴大戰，廣結盟友，把轟轟烈烈的街頭運動轉入深耕民主，紮實的全民團結大業。



在香港今日的政治夾縫中，我建議我們把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尊嚴的努力，用我們擅長的聖經文字及神學願景彰顯出來。我建議基督徒把以賽亞六十五章的異象呈現在這城市。上帝喜悅的人類社群是怎樣的？在那裡，嬰孩不夭折；老人壽終正寢；建造房屋的，得居住其中；栽葡萄園的，得吃園中的果實。（賽六十五20-22）

這個社會不是天堂，有死亡，只是孩童不死。長者舒暢平和的活過晚年。有能力的要勞作，但勞動者得享公平，家庭獲得保障。人人有尊嚴地過日子。這就是我們崇拜、跟隨的上主。我們歡迎一切認同這願景的市民加入我們的行列，為這城市的福祉努力。我期望信徒、信眾、堂會、公會，按著自己的能力、資源、生活方式、神學理解、政治經濟分析，投入以賽亞議程。方法大可不同，但目標是一致的。

在傳訊及運作層面，「以賽亞議程」可被視為目標，真普選是手段，也可是民主城市的願景，一個龐大公民抗爭聯盟的政綱。當然，它也可能被建制勢力騎劫，以取代真普選的訴求。這些戰術層面的考慮必須認真對付，但恐怕不是神學或神學家可以處理得到的了。謝謝。

